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诗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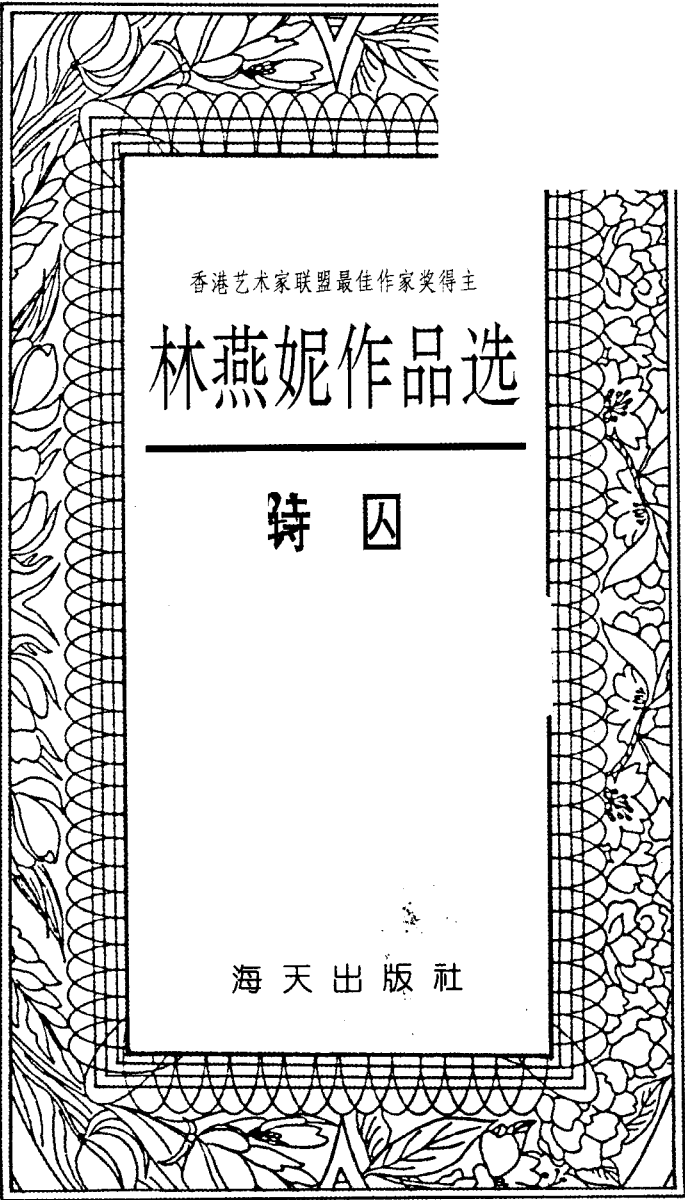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書

林燕妮作品選

時 國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詩 囚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蒋鸿雁 薛 亮 周海彦
装帧设计 宋丕胜
责任技编 廖婉娴 李镜明

林燕妮作品选
诗 囚

〔香港〕林燕妮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20 千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册

ISBN 7-80615-137-0/I·28

全套(共 16 册)总定价:124.80 元



作者玉照

作者简介

林燕妮出身名门，自幼受到极佳的教育。17岁进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遗传学，得理学士衔。后又获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硕士衔。先后发表散文、小说作品数十部，声誉鹊起，于1989年底荣膺“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

作者是一位极具人生追求的女性。孩童时期，学习过芭蕾舞和现代舞10年，曾是加州大学舞蹈团的女主角。初入社会，便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当了司仪，并荣获“最佳司仪及天气女郎奖”。后从事广告行业多年，出任跨国广告公司行政总裁。现致力于文学创作。

文学艺术的修养和饱览东西的开阔视野，使作家对生活美情有独钟，在海外娱乐圈中一举摘取了两项桂冠：“衣着最佳女性奖”和“最具魅力女性奖”。1993年，《东》周刊赞其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用香水写的小说

——序林燕妮的“爱情小说”

金 庸

有一天晚上，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谈到了芭蕾舞，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对旧的芭蕾舞鞋出来。鞋子好久没穿了，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她慢慢穿到脚上，慢慢绑上带子(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微笑着掂起了足尖，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她眼神有点茫然，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

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和了许许多多知识、眼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纽约、巴黎、罗马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微微成熟的芳香，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

这些气质，飘在她的散文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纯白色的沙发旁，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枕头、沙发、信笺、都是真的，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只是她的想像。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精细，雅洁，有时奢华得有点“暴殄天物”(像《人家的男朋友》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

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是用香水印的，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虽然，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但你读着的时候，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

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细细描绘，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然则，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是痛苦的眼泪，虽然，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

李清照，朱淑真，以及中国古代许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有些真的十分深刻，十分动人，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始终是“闺怨”。现在女作家写小说，题材就可变幻万千，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林燕妮的小说都是“爱情小说”，但因为角色的身份、个性不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但整个说来，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这主题是：“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理想太美丽，而人世太平庸。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男人有宗教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种种主题；对于女作家，不论古今中外，唯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

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盟”中的女鬼、“十小时”中的海伦，“痴悼”中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我尤其喜欢。而她笔下那些男人，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甚至“短短的梦中”那亿万富豪杜先生，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不过她的未

婚夫更糟糕，但人总是要做梦的，那就没有法子。世上男子皆如是，可爱的小姐们，怎么能不烦恼呢？读林燕妮的小说，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女子都是水做的。不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在爱情上，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她以后再写小说，把天下这些泥娃娃们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否则，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而读者们仍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

说她写得很真实，因为在她笔下，在这个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那些“嫁不掉的美女”所以嫁不掉，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而是条件太好了，男人们娶不起，好比一颗三百克拉大钻石，在玻璃柜里散出璀璨华美的光芒，普通人连看一眼也不敢，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都是因为男女间的配不拢而产生的，这是现代化的“门当户对”，很不罗曼蒂克，但很真。

幽 香 若 兰

——《林燕妮作品选》大陆版序

林燕妮女士在香港、在海外是华人读者中无人不知的名作家，她的几十部小说和散文多年来畅销不衰，其中许多部已经再版了十几次。然而，对大陆多数读者来说，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至今仍比较陌生。这并非是大陆读者孤陋寡闻，而是因为在此之前林燕妮女士从未授权任何出版单位在大陆出版她的作品。

几个月前，林燕妮女士给我寄来委托书，授权为她处理在大陆出版其作品的一切事宜。我为能尽这一份桥梁作用感到高兴，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我和燕妮女士相识也才两年多。那是199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经友人介绍，她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的一间大酒店的西餐厅邀我共进晚餐。三个人。厅里柔柔的灯光，不喧哗。透过明净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港湾和轮艇的灯火。我们一边品尝法国牛扒，一边轻松地交谈，从60年代我在法国攻读文学和70年代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求学谈开去，无拘无束。此后，她来过广州，我又去过香港，每次都见面、谈心。每次都开

心。我们共同的感觉被燕妮女士在一封信中确切地表述出来了：“一见如故，实在令我欣喜；两见三见，更为愉快。您是很少有的人，在这时代这些日子里，清气如君者难见，优雅如君者亦难得”。确实如此，燕妮女士给我的印象不仅是美丽和智慧，而且清纯如泉，芬芳如兰。初次见面结束时，她送我几本她的著作，我回赠了一本小书。我开始阅读她的散文和小说。真是文如其人，清纯而又丰富，浪漫而又深刻，仿佛飘溢出芝兰的幽香。难怪《东》周刊九三年底评选出港埠八大作家时将林女士列为第五，称之为“乾闥宝”（梵语译音，意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正是这样一位人品与文品都不俗的林燕妮女士，我要热切地把她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我深信，读者朋友们会非常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会同样惊喜地发现从中流出的一泓清泉，飘出的一缕幽香。

聘如
九五年夏

目 录

- 一、过去的琴声
- 二、永恒早已碎在花中
- 三、值得令我为他心痛的人
- 四、我需要近似死亡的歇息
- 五、秋风里面有个秋
- 六、我找不到你的心
- 七、你会回来再爱我吗？
- 八、但是又怕再恨你
- 九、只记得曾经笑得灿烂
- 十、曲终人散后
- 十一、不能再回头
- 十二、明知那只是一个梦
- 十三、为什么风却要吹回来？
- 十四、人，是我们必须拥有的炼狱
- 十五、谁是无痕的人？
- 十六、爱不是慷慨地让步
- 十七、恨缠结得多少年？
- 十八、最高贵的语言
- 十九、别让问题变囚笼
- 二十、相伴做闪闪星辰

1 过去的琴声

此夜，
我悄悄地偷进你的琴室，
燃了几根香烟
在灯影下追念你的神情。
不是等你回家，
只是想来看看老地方，
要是你没发现我来过，
那便最好，
要是你发现我来过。
请你别怪我，
到底，
我并没有骚扰过你。
重访我们的老地方，
仿佛听见你曾为我奏的曲子，
如今，
琴声虽然萦绕在我心中，
你却变了过去的人。
当你弹琴时，
脑海里不会再有我的脸孔，
我只能叹息，
我记得太多太长久！

雾很重，艾洛文挽着塞满文件的公事包，在初秋的风里走着，快午夜了，他还没吃晚饭，到底，习惯了让妻子打点家里一切的男人，突然离开了家，晚饭都不晓得往哪儿吃才好。

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待会到孤伶伶的新住所用沸水冲两个杯面吃吧。

每夜在公司埋头工作到半夜三更，老板只当他勤恳，却不晓得他害怕回到没人的家，独对空空四壁。

他掏出一串陌生的门匙，忘记了圆头的那条是开大门的还是方头那条。

按电梯上了十八楼，试试圆的那条，不对，插不进去，试试方的那条，也不对，再试那条六角形的，一插便进，一扭，门居然开了。

客厅里有极暗淡的灯光，抬头看看吊在天花板上的五叶琉璃灯。大概是自己从昨夜到今天早上出门都忘了关上吧。

“叮”的一声，把他唬了一跳，忙把圆圆的光暗调节钮扭到最亮，赫然见到个女子熟练地把三角钢琴的弧形盖支起。

“叮！”

一根涂了鲜红寇丹的纤长白指再度把琴键按下去。

“弦索盖开了，琴音响了点，是不是？”那女子回过头来向他说。

“你是谁？”艾洛文从没见过这个人。

她身穿着嫩青的雪纺晚礼服，衬得雪白的皮肤加倍亮丽，化妆淡淡的，更显得她的五官清楚分明，有种霸道的抢眼，天生的鬼斧神工，把她的轮廓雕琢得如斯出色，再含蓄也令人觉得眼前一亮。

女郎幽幽地一笑：“我本来是住在这儿的，好多年了。”

怪不得她对那大钢琴那么熟悉，艾洛文糊里糊涂地住了两周，都没留意到那大钢琴，反正他一回家便直往睡房，早出晚归的，根本没在客厅坐过。

“怎么门锁没换过？”女郎问。

“我怎么知道，这层楼是公司租的。你是业主吗？”

艾洛文看见她搁在琴椅上的一串钥匙。

“不是。”女郎轻抚着钢琴：“我三年没来了，想不到钢琴还在这儿。”

“我更加想不到会有人，这么的便开门进来。”

女郎虽美，但艾洛文始终有点不高兴。

女郎温文地一笑：“对不起，钢琴仍在这儿，我还以为

他仍住在这儿。”

艾洛文在她微有红丝的大眼睛中似乎看到个复杂的故事：“对不起我不是他。”

“你不是他最好，我并非来探望他，我只是想看看老地方而已。”女郎把青缎小袋打开，把那一大串钥匙放进去：“不再骚扰了，我走了。”

艾洛文正为那七、八条钥匙烦恼：“请等等，我才搬进来两个星期，根本弄不清楚哪条钥匙是开哪扇门的。还有，厨房的炉灶我也不会用。”

艾洛文的肚子咕了几声。

“饿透了，请先教我怎么开那该死的煤气炉，我连烧水都不会。”

“我也不是出色当行，但弄点简单的东西倒是会的。”女郎登着嫩青的丝缎高跟鞋走进宽敞的厨房，熟悉地按了灯掣：“怎么电热水壶没有了？”

“什么壶？”

艾洛文习惯了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对厨房用具一窍不通。

女郎把碗碟柜一一打开，找来找去只找着几盒即食杯面。

再打开冰箱看看，只有吃剩半磅左右的白面包和奶油。

艾洛文的肚子毫不听话在继续咕咕作响。

女郎把红色的合金水煲放在煤气炉上，打着了火：“稍等一会儿便有热水了。”

“等多久？”艾洛文留心着学家务。

女郎咕的一声笑了：“这水煲会叫的，水一沸了便唧唧的响，我也是盲侠听声剑般烧水，从来没留意要多少分钟，只等煲叫我。”

在等水沸的时候，女郎一一告诉他哪条匙开哪一扇门，艾洛文忙用自动黏贴纸写下贴在每条钥匙上。

水煲唧唧地叫了，女郎问：“要多少个杯面？我替你把水倒进去。”

艾洛文蛮不好意思地说：“三……嗯……四杯吧，这么少，你若不嫌粗糙，不怕味精，请也吃点吧。”

女郎替他冲了四杯，自己一杯：“我最喜欢味精，那些人真是，在没人说味精有害之前，谁不是吃味精烧菜吃大的？一听到什么医学报告，便马上说吃了味精口渴、头晕、呼吸困难，连这些都要赶时髦。你对味精没敏感症吧？”

“没有，没选择时便没有，人就是这样犯贱的。”艾洛文吃着杯面：“以前太太烧菜，我根本没想过她有没有用味